

# 重返鄉居

閒居的日子讓我重新拾回這些失落的夢田，原本解體的鬥志也正一寸一寸的找了回來，這些鬥志不是再度用來衝鋒陷陣攬大錢名利，而是取來營造人生，當自己清涼意。

**童**年的歡笑，老是不經意的化成幻影，悄悄的跌入夢裡，一點一滴的凝固成歲月的軌跡，寫著足堪玩味的生命歷史。

## 失心的城市

五年前我漸次把身邊的工作做個結束，三年半前，終於決定遠離固著化的職場，做個自由彈性的化外仙人，恩賜疲憊難當、站立難穩的身軀一個美妙的假期。

提到假期，「鄉居歲月」總是第一個浮現心頭的渴望，也許是厭倦台北快速的步調，惱人的汗濁空氣，令人驚恐的如雷躁音，高聳的房價，侷促的空間，冷默的人情，機械化的生活模式等等，這個城市使人充滿無力感，即便是位人稱心理學家的人，還是深深厭惡物慾橫流的無可救藥的它。

城市是充滿荒謬的弔詭的！

檯上檯下的一堆人玩著「變裝秀」，市長變超人，聖誕老公公、恐龍、李奧納多、鬼娃；名人在聚光燈下變身成諄諄善誘的孔子，私下成了毛手毛腳的浪子；講師教人重視家庭，編織休閒生活，星期日卻有接不完的演講；他們用「面具」反諷這個失心的城市。

只要你樂於一試，什麼人都可以在城市成為「裝」家，拿得動筆的叫作家；看得懂花的叫園藝家；剃了光頭的假和尚，人稱大師；不穿衣服在人前人後幌動的總有一天是明星；連看得懂顏色這麼簡單的事，都有一個頭銜叫色彩心理學家；現在更有塑身專家、豐胸專家，不知未來還有什麼？台北就是一個如此這般怪異，「自欺欺人」的社會，每個人都習慣被欺騙，雖然不屑卻樂在其中；玩星座、鬥紫薇、論八卦，說的人

口沫橫飛，聽的人歡喜入神，說好的；讚一聲好準，說壞了；罵一句狗屎，每個人都在玩，反應著每個人都不快樂，於是只能遊戲人間。

這樣的城市會讓一個懂得停下來思考的人開始厭倦起來，它只不過把人打扮成毫無知覺的野獸的大衛魔術師而已，人的價值在這裡很難彰顯，沽名釣譽成為這兒共通的語言，很多人很有名，但卻很心虛，晚上必須借由宿醉來麻醉自己，讓謊言成真。

正因為城市如此，所以好想回家！童年的夢境再現，大約便是回家的前兆；已收拾好心情行囊，準備隨時可以打道回府，離職的幾個月內，試著舖一條棧道，看看過慣塵囂的人，還習不習慣鄉間野趣，終於解職返鄉過生活。

## 神清氣爽像神仙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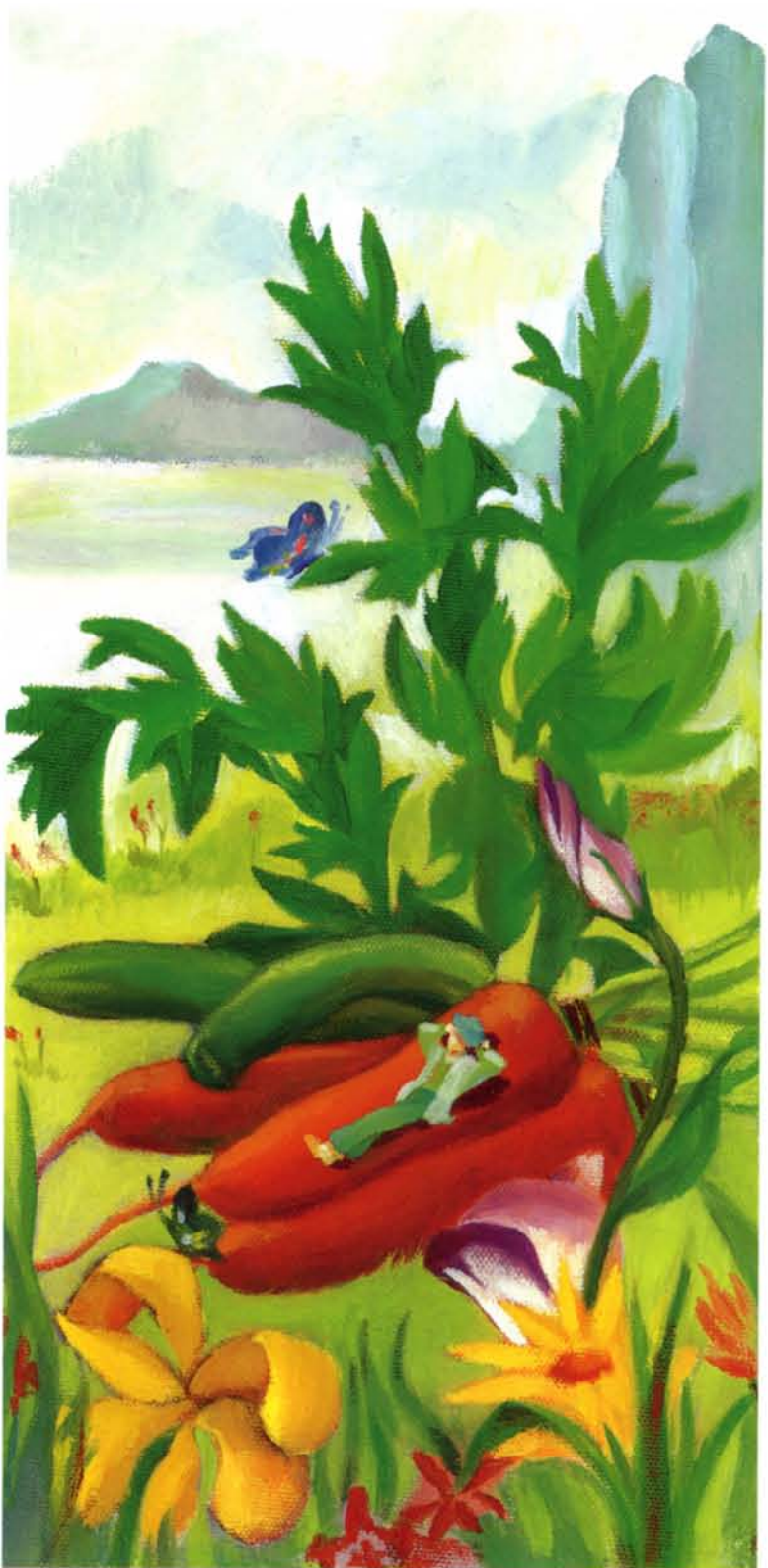
寧：山裡有的不是寶藏，而是野趣，摘野果，追野兔，釣湖魚，常常樂趣天成。

回到鄉下，想的盡是這些童年往事！每個人回家的目的總是不一，有的人因為佳節而回家，走馬看花的噓寒問暖一番；有的人因為衣錦而榮歸，想回來

炫炫；有的人只因為單純的度假；而我以前回家，多數為了演講，行路老匆匆，再度返鄉則是為了試圖找回城市中失落的純真。

荷著鋤頭，戴上斗笠，腰間配刀的架勢早已生疏，帶著水米自己升火煮中餐的技術或已大不如昔，但是渴望仍在；

老家在宜蘭員山溫泉的一棟前三層樓後有二層樓的透天大宅，著名的大湖風景區便在前方，往裡走是雙連埤，再往山中盤旋而上則是福山植物園，地靈人傑；那是兒童時代的夢土，夏日常去的度假聖地，溯溪而上，由圳頭直入，上至九芎林，到福山分校，溪澈澄心安





趁著長年工作難得的休假，把竹筍園中荒蕪的雜草清一清，用腰間的配刀截下一支新筍，煮一頓美味的竹筍排骨湯；晚上聽聽狗吠、貓鳴、蟲唧，及那稀稀落落的車聲；抬頭望天，星星竟像流瀑一般，閃閃滑落成河，這些年來真的難得這麼悠閒，可以搬一把板凳，隔著薄雲賞析夜空透出的一泓美，竊聽仙樂灑落的天籟。

回到鄉下的我，乍看之下很像百般無聊的流浪漢，實質上卻是極度放鬆的溫柔客；過慣了忙碌沒人知，賺錢看醫生，做死無人問的非人生活，無聊竟也成了一種奢侈，初時得之，倒是很有罪惡感，深怕對不住列祖列宗，怎生出一個好吃懶做的傢伙來，閒慣了後來也就習慣了；心理學家研究發現，放鬆是一帖後工業時代的現代人應有的良藥，因為放鬆可以使人減少心臟血管疾病的罹患率，需氧量減少百分之五十，神清氣爽像神仙。放鬆賜我最大的益處可是靈台清明多多。

閒暇倒非無一害處，我就很怕鄉人問：在那兒高就，我聽過你的廣播節目，電視常有你，在家住這麼久工作怎麼辦之類的話；或者有讀者按圖索驥慕

名找上門來，談些教導寫作之類的暇事；與鄉下人解釋原本就屬於他們生活的閒暇，真的太難了；或者說上一堆大道理，也不一定有人理；倒是很想體會納蘭性德，划船清溪上無人識的快意，至少不必迎接台北公式化的訪談，以價制量的言不由衷，答不答應的煩惱。

### 重拾失落的夢田

很喜歡清晨閒晃，坐在田頭，與窩居鄉野當農夫的國小同學，談談近況說說友朋，或請教種菜之類的事，剛開始他們可很不習慣的，以為我伺機扁他一頓，看我那麼真心後來也就談開來，往往意猶未盡，午夜把酒開懷，這與PUB的言不及義大異其趣。

天地成為我的大菜園，種的有芹菜、蘿蔔、花生、敏豆、胡瓜、小黃瓜等等，把田野飾得花團錦簇，蝶影翩翩，愛吃野食的鳥兒流連忘返，綠野闌成本日花鳥圖；這些地並不是我的，它們各有所歸，我只是個用眼認養的主人，每天數著翡翠軟蟲的無聊漢。

慢慢能夠適應閒居的生活，懂得彎下腰來與野花對話；傍晚騎著單車去找野風，試者尋一些童年記憶，明明知道溪

中可能已無野蜩，但也捲起褲管碰碰運氣摸摸看；有時候一下午只為了看一隻吐絲結網，或一隻鳥銜草造窩，這些失落地圖一片片被我拼湊回來；涼風的午後，沒有壓力的讀著湖居散記，親蜜的大地、愛蜜莉亞之家、生活在蜜鄉、梭羅·卡德海峽等等，倒也歡喜，使人在不經意之間，惱火中消，如來進門來。

這些日子並不太長，很難學會區區紀復全身放在溫潤海風下的快意，終究還是回到台北，這個百般無奈又難以離去的燈紅酒綠之境，只是帶著不再淪陷的使命歸來，希望今天的以後能以忙為戒，把人生造得色彩繽紛。

閒居的日子讓我重新拾回這些失落的夢田，原本解體的鬥志也正一寸一寸的找了回來，這些鬥志不是再度用來衝鋒陷陣攢大錢名利，而是取來營造人生，當自己清涼意。

朋友問我這些年好嗎？真的一切無恙，過了幾年自由生活，錢是少賺，但卻健康多得，是得是失，端看你存的是什麼心。

源